

# 王铁环：重现古旧书画生机

琉璃厂西街45号院，一个不算起眼的门脸儿，是王铁环所在的集古斋。王铁环是这里的老板，靠的是一手书画装裱和修复的绝技。

自2002年和师傅一起重新开集古斋以来，王铁环已经守着这里整整十五年，修复挽救装裱了百余幅古旧名贵字画。“我们这个行当是个非常特殊的行当”，王铁环说：“装裱修复技艺，关乎书画的存亡，残破的古旧书画像一个病人，装裱师就如同医生，要一眼看穿病症所在，对症下药，才能让书画恢复应有的元气和生机。”



溥忻作品修复前。

溥忻作品修复后。

## 王铁环

1962年生于北京，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王铁环自幼在琉璃厂一带长大，耳濡目染对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。1995年，王铁环正式拜装裱大师李玉田为师，系统学习传统书画装裱及修复技艺。2002年，王铁环与师傅一同重新开集古斋，从事传统书画装裱及修复工作至今。迄今为止，王铁环已修复挽救装裱历代古旧名贵字画艺术品一百余张，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条屏，宋朝绢画，以及乾隆初期祖宗画像等。

## 旧物情

### 情感依旧



这台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，是我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托人从北京电视机厂购买的。这台电视机还一直摆放在家中，每每看到这个老物件，我的脑海中便时常想起许多与电视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电视机还未普及，只有每逢周末和周日，才能去爸爸的单位一睹电视的风采。那时我记得，摆在会议室里的那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是电子管的，它的接收天线虽然立得挺高，但收看效果却很差。尽管如此，初看电视的我，还是被那精彩的画面所吸引。在看电视的时候，虽然它的频道不多，节目内容选择权也不在于我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还是比较喜欢情感起伏较大的影片。记得有一次，电视中播放戏曲片《卷席筒》，那凄凉的唱腔、悲惨的故事情节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怕别人看见，我一边使劲揉着眼睛，一边自语道：“这贼虫真讨厌，它总往我的眼睛里面钻……”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家里终于买来了一台牡丹牌黑白电视机。每天晚上，一家三代围坐在电视机旁，收看各类电视节目。奶奶是个戏迷，而且年龄又长，电视频道的选择都要以她为中心。所以，每逢有戏播出时，我对自己所喜爱的节目也只好忍痛割爱。不过，由于那时的好戏并不多，又由于奶奶每晚睡觉很早，因此，对我看电视影响并不大。一担遇到自己喜欢的片子时，我总是鼓动妈妈和姐姐支持我。当然，在看这类片子时，眼泪是不可少的。然而，妈妈和姐姐却很少看到我的眼泪。因为，每到那时，我总要找借口出去一会儿。

现如今，我已中年，一家三口居然拥有了两台彩电。更令我高兴的是，妻子也是个情感丰富的人。有时，我们为一部好看的电视作品的剧情而感动、而哭泣，再也不用任何借口去掩饰自己了。这些电视片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情感丰富、真实可信。

现在，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电视机早已是我不可缺少的伴侣了。我之所以喜欢它，是因为它播出的节目真实感人。有了它，才使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；有了它，才使我的人生目标更清晰。

李庭义 文并摄

## 打小天天看装裱修复

“集古斋书画装裱修复技艺，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，也就是我的师爷张维恭。民国时期，师爷在琉璃厂张成荣的宝华斋做书画装裱修复，是宝华斋的顶梁柱，和张成荣并称为宝华斋的两大裱画高手。”王铁环说，因为师爷憨诚寡言，为人谦和，做事一丝不苟，和许多书画大师都是好友。“我师傅叫李玉田，也是装裱界的大师。师傅是河北三河人，11岁起到琉璃厂，跟着师爷学徒，1937年出师，在琉璃厂开了集

古斋。当时学徒特别辛苦，必须得听师傅管教，师傅可以任意打骂，还得干活，他和我师叔刘金涛两个人那时候都挺惨。听师傅说，他学徒时候，都是早上五点钟起床就开始归置屋子，替师爷倒尿盆，然后在案子前一站就到晚上11点多。”王铁环说，师傅说过最多的话，就是做装裱和书画修复：“一天不动地儿，得走四十里”，说的就是要整天都围着案子转，没有坐下休息的时候。

“我从小就认识我师傅，因为都是邻居。当时整个琉璃厂，就濯锦斋一家有电视，胡同里的孩子都喜欢上濯锦斋看电视去。过去我就经常坐在装裱案子上看电视，师傅就在门外边和人聊天。”王铁环说，虽然当时并没有跟着师傅学习，但自己却因此熟悉了书画的装裱和修复：“不学也是天天看着。包括荣宝斋，经常放学以后就过去看。那时候，我身边人，大多干的都是裱画、鉴定这些行当。”

## 修旧如旧是最高境界

“真正跟着师傅正式学，是1995年。要根据书画不同的质地、破损程度，采用相应的修复手段，这些完全靠师傅口传心授。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就跟师傅问。”王铁环说，2002年，他和师傅二人一同重新开了现在的集古斋：“我们爷俩儿就一起干，也是真正系统的学习。开始的时候，师傅干，我打下手，后来我干，师傅在旁边看着。”

王铁环说：“我们这个行当是个非常特

殊的行当，对工和料都特别讲究。光用的材料别人就比不了，宣纸的好坏要看檀皮的用量，七百块钱以下的宣纸其实只能叫书画纸，而我们从来不用书画纸。还有装裱用的绫子，我们全部用蚕丝织的，外边则大多用棉线。拿便宜的东西去做，寿命都长不了。”因为这个缘故，王铁环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难怪过去我师傅说，咱们就是伺候有钱人和官老爷的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得花得

起钱，拿来的书画得值得上价。”

“修复古旧字画，最高境界是修旧如旧，这里的旧，指的不是破旧，而是要让修补的地方与整体作品达到统一，完美表现出作品时代感的同时，又不能让人看出修补痕迹。”王铁环说，比如纸本和绢本的修复就大不相同，而像拆、洗、揭、补这些手段，每一步都马虎不得；干我们这行，一个地儿都不能出错。”

## 修复乾隆年间十二条屏

王铁环说，2003年，自己修复过一个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条屏；当时是从山西运来的，每扇条屏宽七十公分，高三米四。一共有两组，每组六扇。背面是黑锦屏，上面用纯金调胶的字记述了当地的一件善举，尾部留有撰文和捐款乡贤的姓名。正面的上部是山水画，下部是人物花卉。因为年代久远，这个条屏存在脱落、磨损、虫蛀、受

潮等诸多问题。”为了修复这个条屏，王铁环前后忙碌了近一年时间。

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了书画修复技艺，才得以让大量过去的书画艺术精品得以保存至今。王铁环说，据师傅讲，1954年公私合营时，北京城里专门从事装裱的艺人有70多位，但能够掌握修复技艺的却不过几人。现如今，能够掌握修复装裱技艺的师傅

更是凤毛麟角。为了延续传承，两年前，王铁环开始教儿子学习书画修复技艺：“这是我师傅一辈子的经验，他把一辈子的东西都给了我，也不能断在我这儿。”王铁环不无感慨：“装裱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很注重精工细作，得从头到尾系统地教。想发大财的人，别干这事。”

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